

丑闻

〔日〕远藤周作著
孙耀 王照南等译



丑 闻

〔日〕远藤周作 著
孙耀 王照南等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丑 闻

〔日〕远藤周作 著 孙耀 王照南等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袋）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166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

ISBN7—5378—0310—2

I·300 定价：3.50元

译者的话

我怀着急切的心情译完了此书。每译完一个章节，便愈发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理，于是更急切地笔耕下去。远藤周作是当代日本有名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以善于刻划知识阶层人物、打开他们封闭很严的心灵之窗、揭露里面隐藏很深的肮脏东西而著称。在这部他近年的力作里，作者以娴熟的笔触勾划出虚幻的意境，在虚与实、真与伪的交错重叠中展示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描绘了文化领域里形形色色各类人物的脸谱、形象，使这些人物在作者刻意创作出的舞台上一个个粉墨登场，做淋漓尽致的表演。通过这些表演，使我们看到了人们灵魂深处永无休止的搏斗，看到他们为黑暗和邪恶所吞没而又渴求忏悔、惴惴不安的绝望表情。

远藤周作不愧是一位文学大师，他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无论扮相、服饰、登台的时间都那么入情入理，丝毫没有雕琢的痕迹，可以说是不落窠臼。他给人留下大量的幻想的余地。但你的猜测决不会与书中的情节吻合；它让你畅想无穷，但又无法捕捉。整个情节扑朔迷离，跌宕起伏，深深地吸引着您。

本书一开始作者用舒缓的笔调推出主人公胜吕。这样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潜心著书几十年后，作品终于赢得了读者，获得了文学奖。本人也得到青年的爱戴。小说的语言朴实无华，就象在娓娓道来一件平凡小事。尽管胜吕的劲敌加纳对胜吕的成功妒意十足，胜吕却始终以一个基督徒的宽宏淡然处之。读到这里，谁能不对胜吕产生一丝怜悯甚至敬佩之情呢？但是，随着情节的展开，作者的笔锋变得机智犀利起来。某周刊的记者小针出场了。象一切猎奇的报人一样，小针开始了跟踪胜吕的“艰难历程”，情节由此变得复杂莫测。作者以他多年深入社会各个角落进行调查的丰富经验，从另一个侧面刻画出东京闹市背后红灯区“欢乐街”中所谓“妓女天堂”的生活图景。在这样一个糜烂透顶的色情区，怎会有体面人物光顾？这里的一切更不会被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以向广大青年指明生活道路为己任的作家所容忍。悬念由此展开。随着件件事实的展现，胜吕倒成了这里的常客。他不仅是一般的嫖客，还是一个性变态的“施虐淫者”。读者好象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而作者也好象在回避什么。他并没有简单地把表象的、虚伪的东西淋漓尽致地揭开，而始终给整个情节蒙上虚幻、神秘的色彩，始终使人捉摸不透个中原因。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独辟蹊径，以幻、以虚、以含蓄吸引读者、不落他人窠臼的成功所在。

通读全书，读者决不会象读其他任何一部小说那样，最初便能得出结论性的东西或看出作者的褒贬所向。这部小说似乎没有结论，没有个人倾向，就好象情节的一一展开是随着作者的意识而流动的那样，文字和情节都呈跳跃状，这越发增添了本书的神秘色彩。

当然，通过本书的描写，不仅可以使我们对当前日本社会的一些现象有所了解，而且可以使我们洞察人性中永存的矛盾和冲突。作者这里描写了一个“受虐淫者”如何陷入性变态的泥坑中不能自拔，最终走上毁灭的道路，使我们看到人性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如何被扭曲、变形，终于使人丧失自我……这些对我们认识社会的复杂性、人类自身的丑陋和卑微都是有所裨益的。而作者在这些描写中运用了弗洛伊德的性理论的观点，把人类行为的动机归咎为性，把性变态者的自我毁灭归结为人的本能的实现，认为“死的本能任务是：一切活的有机体回归到无机物的（即死亡物体的）无生命状态”，对此我们应当批判地加以认识。

译者

1988年12月

一把老掉牙的转椅可能很久没有上油了，当大夫看完化验单转过身来时，它发出了吱吱的声音。自从胜吕开始到这家医院就诊以后，他已听惯了这个声音。按照惯例，当转椅吱吱地响过之后，大夫就要慢条斯理地开口了，今天也是如此。

“GOT^①是四十三，GPT^②是五十八，总之，这次化验结果只是比正常稍高一些。但在工作上千万不能硬拼。记得有一次您劳累过度，结果超过了四百多。”

“好的。”

“要是发展成肝硬化，就存在转癌的危险。务必请您有所克制。”

自从上月检查以后，胜吕知道工作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了很大伤害，因此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大夫的话就象一股和煦的春风吹散了他心头的阴云，使他感到如释重负。胜吕一边向大夫道谢一边心想：这样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参加发奖大会了。

① 即谷氨酸草酰酸转氨酶，正常值为4—50。

② 即谷氨酸丙酮酸转氨酶，正常值为2—40。

胜吕每当看到雨中静谧的皇宫，不知为什么总是有一种安泰宁静的感觉油然而生。在东京的景观当中，他特别喜爱这一带。此时胜吕乘坐的出租汽车正沿着皇宫的护城河驶向发奖会会场。

历时三年写成的这部作品马上就要获奖了。他当上作家之后曾获得过几次奖。如今到了六十有五这个年纪，也并非没有余日无多的感觉。但作品获得好评，毕竟使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一些拨弄。然而心里痒滋滋的感觉并非此刻他的全部感受。更重要的是，他觉得通过这部小说，对自己的人生及文学创作做了一个总结，从而感到了深深的满足。胜吕倚着出租汽车的扶手，凝视着顺着车窗玻璃流淌的雨滴。

出租汽车停下后，饭店的仆役赶忙过来拉开车门。仆役身着的制服上散发着湿漉漉的气息。在自动启闭的玻璃门扉里面，操办今天大会的出版社的年轻工作人员正在等待着他的光临。

“恭喜您，我也为您高兴啊！”

向他道喜的是一位名叫栗本的编辑。他既是这部小说的责编又是一位合作者。他不仅替胜吕查找资料，甚至连胜吕到外地采访，他都把旅途的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

“全仗老弟帮助嘛！”

“看您说的。不过实在令人高兴，因为这是您的一部传世之作嘛！快请到休息室吧，各位委员也都到齐了。”

发奖仪式准时举行。主席台上放着麦克风。胜吕作为获奖者与评选委员分别在左右两侧就坐。台下坐着的是应邀参加典礼的一百多位来宾。出版社的社长首先致开幕词，接着加纳代表评委致词。

他和加纳之间已有三十多年的交往。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跻身文坛。青年时代，他们互相关注着对方的一举一动。每当对方有什么作品问世都似乎牵动着自己的每一根敏感的神经。他们时而反唇相讥，时而又情愫相通。及至年逾不惑，明确地了解了彼此之间的差异之后，就分道扬镳，各自走自己的路了。

面向到会来宾，讲述他对胜吕作品印象的加纳此时右肩向上微微耸起。加纳和胜吕年轻时都曾患过肺结核，而且都曾做过胸廓改形术，所以每当疲劳的时候，做过手术一侧的肩头总不免要向上耸起。歪斜的身躯愈发使加纳显得有些老态龙钟。正象胜吕肝脏有病那样，很久以来加纳的心脏也有问题，衣袋里经常装着硝化甘油。

“胜吕成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我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幸福，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他的不幸。”

善于讲话的加纳用引人入胜和唤起人们好奇心的开场白谈起了获奖者文学作品的核心问题。

“胜吕的不幸在于：他置身于日本的风土人情之中，却要把我们日本人无论如何也感到不可捉摸的上帝描写得仿佛真有其事。因此，他的初期作品没有在人们中间产生共鸣。从一开始，胜吕就不得不为了让广大日本读者领会他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即上帝的故事而煞费苦心。这是三十多年以前的往事。我和他是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相识的……他当时总是一副愁容不展的模样。”

加纳的眼里浮现出三十几年前的一幕：当时他们正呆在离目黑^①车站不远一个名叫“福助”的小酒馆二楼一间散

^① 日本东京的地名，位于东京的西南部。

发着陈年旧铺席气味的房间里。这是一个夏日的黄昏，窗上斜挂着已被骄阳晒黑了的竹帘，从街上不时传来不知什么人吹响的喇叭声。五、六个青年人双手抱膝倚靠在挂有挂历的墙上，正在对胜吕的作品大加挞伐。挂历上印的是一位头戴太阳镜、身着游泳衣的亭亭玉立的女郎。当时戴太阳镜成为一种风尚，这是姑娘们从美国占领军的随军女郎那里学来的。在这些批判胜吕作品的年轻人当中，就有瘦骨嶙峋、颧骨突出的加纳。

“胜吕的作品，有些地方实在令人难以信服啊！”一个名叫斯波的人正在用小指抠着耳朵眼说。

“胜吕还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自我。我觉得他是单凭脑子空想出来的……缺乏真实感。”

对于这种批评，胜吕无法加以反驳。

“他小说中的某些章节，写得非常生硬和牵强。描写上帝是可以的，但有些地方是生搬西洋人的思想，令人觉得有些蹊跷。”

斯波谈起来滔滔不绝，他一面说一面翻着眼睛望着胜吕，似乎正在琢磨他的发言怎样地刺痛着胜吕的心。

“你懂吗？小说不同于随笔！你考虑过没有？你所塑造的形象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你的主题思想？实在缺乏说服力。”

胜吕很想解释几句，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清楚地知道：说出来只能进一步加深他和朋友们之间的鸿沟。

“你们可能完全不了解在日本这块土地上，一个基督徒写小说是多么艰难！”他满腹委屈地把没有说出口的这句话连同玻璃杯底的一点啤酒咽了下去。不过，他倒也感到斯波

批评他的作品不能令人信服这句话确有难以反驳之处。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在心灵深处似乎总有一些生怕见人的东西。

“那时，在我们当中，他的处境仿佛是一个小受气包。我们甚至逼他不要做一名基督徒。在我们战后的青年看来，宗教不过是放大的弗洛伊德^①所说的‘恋母情结’产生的父亲的形象、马克思所说的精神鸦片、一种不合理的迷信。基督徒是和日本人的气质格格不入的伪善者——总之，我们对胜吕为什么要死抱住人家的上帝这样一个包袱不放……百思而不得其解。而且，由于他不是自己去接受的洗礼，而只是按照已故高堂老母的意愿去接受洗礼的，所以我们认为他的宗教信仰不过是习惯成自然的一种惰性而已。众所周知，胜吕在以后曾经发表了几部取材于日本中世纪天主教徒受迫害的历史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刻画了被穷凶极恶的官员胥吏强迫退教的可怜巴巴的教徒。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无疑我本人在他的心目中也是一名心狠意毒的官员胥吏的形象。”

来宾席上响起了一阵哄笑。胜吕也无可奈何地苦笑着，他不得不承认加纳的致词确实妙语联珠。小小报告厅里座无虚席的来宾都把目光投向了加纳。

“但是，那时他总是为自己辩解，说什么人一旦被上帝俘获，便无法逃脱出来。当然，我们并没有相信他那无稽之

^①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把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对立的部分，认为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所谓性本能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提出男孩生来具有反父恋母倾向，并以希腊神话中误杀其父而与母亲结婚的底比斯王子奥狄浦斯的行为命名为“奥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

谈。尽管如此，胜吕还是在长达三十多年的作家生涯中顽强地证明他的立论的正确性。他把如何使日本的风土人情同他的宗教信仰协调起来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课题。过去发表的几部作品就是他艰苦拼搏历程的见证，而这次获奖的小说则是他拼搏得来的硕果。”

加纳的致词时而使听众哄然大笑；时而又使大家肃然动容，他讲话的节奏也是忽弛忽张。这种节奏的张弛立即在来宾席上聚坐在一起的几位女性的表情上反映出来。加纳对此也似乎心中有数，他不时用眼角瞟着她们的表情变化，用来估计自己发言的效果。

“然而，胜吕的长处在于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宗教而牺牲文学。他没有使文学成为同我们风马牛不相及的宗教的附属品。也就是说，胜吕作为一位小说家，他的笔触深入到了他的信仰感到厌恶的领域，即人的丑恶、下流的领域。因此，他的小说中没有正面主人公的形象。”

加纳对足以刺痛胜吕自尊心的这一段经历了如指掌。的确，这是一度时期特别使胜吕内心感到困扰的问题。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位他所信赖的老神父曾经对他说：

“你为什么不写一些更美好、更纯洁的故事呢？”

胜吕从小就认识这位外国老神父。这神父是一位奇人，战前就在大阪贫民区经营黄油店，同时照料病人，收养孤儿，被日本人称为外国良宽^①。他那双葡萄色的眼珠和婴儿

① 良宽（1758—1831），日本江户后期的僧人，又是著名的和歌诗人，俗名山本荣藏。因德劭望重、诗品高洁，当时颇受一些人的尊崇。

般的笑脸能使坐在他面前的任何一颗愚顽之心溶化。胜吕每次见到他都不禁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善良的人是有福的。”

一天，这位老神父内心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地讷讷说道：

“我利用今年元旦的机会读了您的小说。虽然有不少难懂的汉字，我还是把它读完了。不过，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你为什么不写一些更美好、更纯洁的故事呢？”

以后每当胜吕在他那小小的工作间挥动铅笔时，老神父的这句话和发自内心的沉痛表情都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

尽管如此，以后他也依旧没有写过一部内容美好、圣洁的小说。无论如何他的笔触总是描写作品中人物的阴暗、丑恶的一面。他作为一名小说家，对于人所具有的任何一个内心世界都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

但是，他在刻画作品中人物阴暗心理的过程中，觉得自己的心理也变得和他们一样灰暗了。要刻画丑恶的心灵，自己的灵魂也必须丑恶。要描写人的嫉妒心理，就必须把自己投进注满嫉妒毒液的大染缸里，使自身受到毒化。胜吕越写越清楚地了解到人的内心世界散发着多么令人作呕的臭气。有一段时期，他一面写着这散发着臭气的人的内心世界，一面不断地回忆着老神父的那副表情和那句问话：“你为什么不写一些更美好、更纯洁的事物呢？”

不久之后，随着岁月的流逝，胜吕觉得他似乎找到了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这是因为他预感到真正的宗教理应对人们内心世界奏响的阴暗旋律、丑恶声响、令人厌恶的音调做出

反应。通过作品的积累，这种预感很快变成了自信，这才把他从彷徨中拯救出来。

“胜吕的文学价值在于他从所信仰的宗教称之为‘罪’的事物中发现了新的意义和价值。遗憾的是，从来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我对于什么是罪简直毫不理解。”

说到这里，加纳把话打住，讥讽地沉默片刻。他这一停顿，又引得台下听众发出了零星的笑声。

“一向专门喜好描写人的罪恶的胜吕，几经暗中摸索，开始在作品中表现罪恶中所隐藏的人们寻求再生之路的愿望。胜吕指出：任何罪恶中都隐藏着人们企图从当前令人窒息的生活和人生道路中寻找出路的愿望。我认为这大概就是胜吕作品的独创性。而这次获奖的作品则是对他这种独创精神的最成熟的描绘。”

此刻，加纳仿佛回忆起漫长的过去似地款款而谈。

“我和胜吕相识已三十多年，回想起来，他从十几年以前就产生了暮年已至、依然孤军奋战的心情。我们写小说的人，在年过半百之后对于往昔文友的作品虽也脱帽致敬，但决不会受其影响。然而，对于自己的文学事业却要一锹一锹地继续挖掘下去，死而后已。我想胜吕和我完全一样。”

加纳的致词深深地吸引着大家，而当大家正要继续听下去的时候，他却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刚才把胜吕接到休息室来的栗本编辑正站在听众席的后面。他负责把后来的客人引到空座上去，同时还要亲自目睹一下胜吕领取奖项的场面。而胜吕此刻心里所盘算的，则是要在典礼过后好好酬劳一下这位在完成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一直默默无闻地给予大力支持的无名英雄。在栗本身旁还站着

另外一家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虽然还不知道她的姓名，但胜吕每到这家出版社，总要在进门处碰见她。她长得小巧玲珑，身躯丰满，一笑就显出两个酒窝，十分动人，所以胜吕对她印象很深。就在此刻，他仿佛看到在栗本和这位年轻女性身后还有另外一张脸。

胜吕眨了眨眼。这张脸孔千真万确就是他自己，而且脸上泛着一副既不象嗤笑又不象嘲笑的笑容。

他连连眨了几下眼。在栗本和女编辑身后并没有什么人。

酒会开始了。

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以几名眼下时髦的作家和画家为中心人们围成了几个圈子。闭上眼睛都可听到在高亢的笑声和无数人的叽叽喳喳声中夹杂着类似推磨声的鞋底摩擦地板的声音。靠墙一字排开的供应四喜饭团和面食的摊点前也挤满了人。其中几名忙着招呼客人的女服务员的粉脸分外引人注目。

“发言不错嘛，谢谢你！”胜吕拍了一下正在和几位编辑打趣的加纳那微微向上耸起的左肩。

“哦，我那么说还可以吧？”加纳为了把这尴尬的场面搪塞过去，立即话锋一转，关心地问道：“看来你近来有些消瘦啊，不碍事吧？”

“不碍事。到了这把年纪，身体哪个部分都有点病痛，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们也正在谈论这个问题呢。我正说我的记忆力明显地减退了。看书也是前头看，后头忘。在这个酒会上，有时

人家给我打招呼，可怎么也想不起别人的名字来。”

“我也一样。”

“人们常说，人老了，眼睛、牙齿，还有什么来着？我的情况是，眼睛、记忆力、牙齿都成问题喽。至于以前就不怎么样的心脏反倒没什么事。”

“那方面的情况怎样呢？”一位年轻的编辑问加纳。

“哪方面？哦，当然是衰退下来喽！胜吕，你呢？”加纳用戏谑的眼神望着胜吕，又说：“不过，你是一位基督徒，而且你的夫人又是一位贞女嘛。还有，胜吕，我问你，你没到这个年纪以前就不曾冶游过吗？不曾背着我们干过什么勾当吗？”

“对自己的老婆都不曾公开的秘密，能轻易透露给你们吗？”和以往不同，胜吕已经懂得怎样应付朋友们并无恶意的打趣了。

他走进围拢着的人群中，向另外一些客人寒暄致意。那里，文坛的长老濑木氏正在同岩下氏谈笑风生。

“胜吕君，这次获奖的小说在你的作品中算得上是首屈一指啊！”手捧葡萄酒杯，脸上泛着红晕的评论家岩下氏拥抱着胜吕说。岩下氏不仅是文坛的老前辈，而且是胜吕大学的高年级同学，他处处都在护着胜吕。

“你说对吧？”岩下催着同是评论家的濑木道夫表态，要他同意自己的意见。

“怎么说呢，也并非无懈可击，”胖墩墩的濑木苦笑了一下说：“不过，今天是人家大喜的日子，就保留意见吧。”

“你不要介意。濑木君无论对谁都是从严要求的。”

“评论家不从严要求还行？”

这是文坛上特有的酬对应答。三十年来，胜吕在晚会、筵席、座谈会上早已听过无数次的。他把女服务员递给他的掺水威士忌的酒杯举在唇边，装模做样地呷着。他心中在暗自琢磨：假如濑木批评我这部作品，他将从何处下手？想着想着，他觉得自己似乎悟出了一点什么。

不过，受到批评也无关大局。他面带微笑，心中却不以为然。我在这部作品里对自己的一生和文学道路做了总结。不管谁说什么，也无法改变我的总结。这时，他想起了栗本称赞这部作品是他一生心血结晶的话，又一次感到轻微的满足。他趁着又有人来向这两位文坛老前辈问候致意的机会，移步向另外一堆人走去。

“先生！”一个不记得在哪儿见过的二十七八岁的女子亲昵地扯了一下他的上衣，冲着他嫣然一笑。她左手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右手捧着一只酒杯，微笑着露出了沾在门牙上的星星点点的口红。“把我忘了，先生？”

胜吕直眨巴眼睛。正如加纳所说，人到了胜吕这个岁数，对于只见过一两面的人往往会把人家的姓名和模样统统忘掉。

“你真讨厌！”女子越发亲昵地笑出声来说：“我们不是在新宿见过吗？那时我们在马路上给人画像……”

“在什么地方？”

“在樱花街嘛！先生，坏事您也满能干得出来的嘛！”

“您弄错人了吧？那不是我。”

“您装得倒象！您不是说要参观我们的画展吗？可是还让我的朋友给您画了像，还有……”